

中國民主社會黨機關刊
物之一

時事週評

- 一、不要放棄政治解決的途徑
- 二、必須覺悟
- 三、華外長之提出中國問題

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保障人民人身自由聲明

張君勳對於莫斯科會議之意見

憲法頒佈後之立法工作

經濟崩潰與改組政府

杜魯門三月十二日國會演說

美國民主黨誦告共和黨(A.W.Barkley)

美國今日所處的特殊地位

論美國不應袒護國共任何一方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續五)

內政部雜誌登記證警字第二五九四號

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川東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七〇七號

鄭懷琛
紫雲
陳明譯
李普曼
毅生譯
遺俗



再生

弄四八三路州福海上
樓三號九
版出六期星逢每
元百五售期本

時事週評

不要放棄政治解決的途徑

國民黨將總裁在十五日國民黨三中全會的開幕致詞中，有一句話頗值得我們注意，這句話就是：「最近三個月來的演變，證明了政治解決的途徑，已經絕望！」這不啻是說，今後將實行軍事解決。參照吳鐵城氏不久在上海所發表的談話，更可證明當局已決定放棄政治解決，而採軍事解決。

國共同題的本質，是政治問題，而政治問題最好的解決之道，是用政治方法，非萬不得已，決不可用軍事方法，這是大家所承認的。今日是否已經到了萬不得已的最後階段？即使採軍事解決的方法，是否有絕對的把握？是否在最短期間，就可以得到一個結束？財政經濟是否能夠熬得過這個難關？國際情況是否許可如此？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再三深思的。

據我們淺近的看法，共產黨的堅持不讓，固然不對，但當局因之而放棄政治解決的途徑，亦有動了意氣之嫌。共固不能滅國，國亦何嘗能滅共，如此火併下去，只有傷害國家的元氣，加重人民的痛苦。古語有云：止戈為武，又云：兵，危事也。軍事解決，好像是站在無底深淵的邊緣。還是用政治解決的途徑罷！（卓）

「衆須覺悟！」

內戰打得這樣慘，經濟搞得這樣糟，李白剛將軍在北平縱橫會議中當衆大呼：「衆須覺悟！」

「白又說：『今後化一分錢，須生產一分錢，吃一粒米，要有一粒米代價！』這話也難為感風濕的將軍們口中說出來！」

古語有云：「武能安邦，文能治國」，這雖是極粗俗的一句話，却有政治的道理在內。「止戈為武」，為之真武，因為「馬上得皇帝」，而不能以「馬上治天下」，換句話說：迷信槍桿兒，是弄不出太平來的。民國卅六年來，那一年沒聽見砲聲，八年抗戰之後，這一次內戰打得更慘，海陸空全班合演，幸虧中國人沒有原子彈，否則中國老百姓也要嘗這外國點心味道了。

「衆須覺悟！」不錯，首先要軍人們「覺悟」，「覺悟」打不是辦法。但是甲乙雙方的軍人們又說了，甲說乙打我們，我們應當打，乙又說甲打我們，我們也要打，這是「雞生蛋，蛋生雞」的說法，如果再執迷不悟，「雞飛蛋打」，到那時「覺悟」又來不及了，好戰者們，還是及早「覺悟」吧！（銘）

蘇外長之提出中國問題

三月十日在莫斯科召開之美蘇英法四外長會議，蘇外長莫洛托夫氏於會議開幕之日，即提議中國問題正式列入議程之中，吾人雖認為突如其來，然而蘇聯之理由，動機與其目的何在，亦值得吾人深思者也。

回憶一九四五年十二月莫斯科美蘇英三國外長會議時，對於中國問題，曾加以討論，且獲致協議，並發表公告。該公告，分析言之，包含以下四點，需要一統一與民主之中國一也，在國民

政府之下擴大民主基礎二也，停止中國內戰三也，不干涉中國內政四也。我國本身未參加，是否受該文告之約束，雖屬另一問題，然而美蘇英三國共同受其約束，而作為對中國之共同政策，則屬事實也。

嗣後，馬歇爾將軍奉美總統之命來華，奈國共兩方之極端份子，互相猜忌，百事阻撓馬歇爾將軍之工作，致使馬氏不得不宣佈調處失敗，而廢然歸國矣。

目前中國內戰日在擴大之中，甚有棄政治解決，而採軍事解決之勢。在內戰狀態之下，一切無從談起，經濟必日趨崩潰，社會必日趨混亂，各黨派因參加制憲而取得之民主因素，亦為一切軍事措施所掩沒而不顯見。

是故，在美英蘇三國言之，前次莫斯科會議達成之協議，其實施情況如何，似有加以檢討之需要，此蘇聯之所以提出中國問題列入正式議程，以及美英之所以難反對討論，而極願在中國參加之條件下，共同討論中國之統一與民主問題也。

然在中國方面言之，即使中國參加，其內部問題提供其他政府討論，或由其他政府獲致協議，顯為有主權與尊嚴之國民所不能容忍。

但理論是理論，原則是原則，內事實是事實。換言之，無論我國如何反對，美英蘇定將此問題提出討論。所以我們十分贊成張君勱先生之主張，一方面派代表參加，為堂堂正正之辯護，一方面止謗莫如自修，力求政治澈底民主化，停止內戰，聯合政府成立。（義）

中國民主社會黨為保障人民人身自由聲明

憲政的基本，是人權。所謂人權，就是各個人民的天生的與不能移讓的權利。國家的權力，無論如何強大，但不能隨便干涉與強制這些權利，換句話說，國家不能向人民要命便給命，要錢便給錢，要說黑便說黑，要說白便說白，總要劃定一個範圍，在這個範圍以內，各個人民有他的生命，有他的財產，有他的思想與行動的自由，國家是不能侵入一步的。

所謂民主，就是人民自衛這個範圍，所謂憲政，就是保障這些人民的基本權利。

這些人民的基本權利之中，最重要者，是人身自由。因為人民的身體性命尚且毫無保障，危在旦夕，還談得到其他住居自由，結社自由和信仰自由嗎？所以，我們未嘗不可以說：憲政的基本，是人權；而人權的基本，是人身自由。

關於人身自由，可追溯到一三二五年英國的大憲章，大憲章裏寫道：「任何自由人民，除按照國法及其同等人的審判外，均不受拘捕，監禁，剝奪財產或充軍傷害。」十七十八兩世紀的人權運動以及各國憲法上人權的規定，都是同一精神。

國民黨一黨專制之下，猶可說也；而在國民黨還政於民與憲法頒佈之際，倘有目前北京大規模捕人事件發生，我們殊深當局對民主憲政的見解，更慮及一般官吏的積習難改。

截至今日為止，已有二千餘「背景可疑」者被捕，軍警深夜持槍任意進入人民住宅，不示逮捕狀，不告知所犯何罪，被捕者亦不於二十四小時內移交法庭，予以審判，其中無辜者當不在少數。目前整個北平城內的人民，談虎色變，處於恐怖狀況之中。

所謂「背景可疑」者，指共產黨而言乎？我們不得而知。即使是共產

黨，現與政府處與敵對交戰地位，則屬事實，然按各民主國家常軌，任何政黨，地位互相等，各政黨黨員如無以暴力推翻政府或擾亂社會秩序的企圖，政府當局亦無遽予以拘捕的理由，而況政府大權在握，軍警密佈，稍加以防範，即足維持非戰區的安全。而今日北平，未宣佈其暴動證據，即大舉逮捕，我們認為，以之對付共產黨，未免太甚。至於平日不滿政府或批評國民黨的人，則更無加上莫須有的罪名，而予以拘捕的理由，因為不滿現狀者，遍天下皆是，當局應反求諸己，力謀政治的改良，那時不滿者何嘗不能變為擁護者，不然，出之以高壓政策，適足以使不滿者更趨極端而已！

我們民主社會黨，在國家社會黨前身，即反對一黨專政，力倡民主政治。同時，本黨為一普通政黨，對於暴力革命，亦素不贊同，惟求以和平方法，使中國接近於民主政治。民主的基本，在保障人權，而保障人權最好方法之一，是在其統治以憲法為根據，本黨不久以前所以參加國大制憲者，其原因不外於此。憲法既已制定，當求其實施，使其不致成為白紙黑字，本黨最近之所以參加憲政促進會等四機關者，其宗旨亦不外於促成民主憲政的實施。然而，民主憲政生活習慣的養成，貴乎日積月累，是故本黨主張，在憲法未生效前，政府當局的一切舉措，應本乎憲法的精神。

此次北平捕人，不合乎憲法第八條的精神，則彰彰明甚。特提出以下各條保障人權辦法：（一）無拘捕命令者不得擅行拘捕，捕人時應先交出拘捕證。（二）黨部或中統軍統局中人禁止其擅自捕人。（三）違犯以上兩條捕人者應嚴加處罰以示懲儆。（四）對於軍警，應將憲法上人權各條詳為解釋，不許其違反。並發表此聲明，為保障人民的自由而呼籲，為促當局反省而呼籲。（三月十四日）

張君勳對於莫斯科會議之意見

近日因蘇外長莫洛托夫提出中國問題應列入議事日程一點，引起世界注目。尤其吾國內函電交馳，表示吾國內政不容他國干涉，此自爲國際法上之根本原則，爲任何國家所應共守。然嚴格言之，莫氏之提議，既被目爲內政之干涉，則上次俄京三外長之聲明，與夫美國總統杜魯門之聲明，何嘗不是對於吾國內政之評責。語曰：國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又曰：止謗莫如自修。國人反對國際干涉之論固是，然尤須進一步求吾國政治澈底民主化，內戰停止，聯合政府成立。則四強方且歡迎我蒞俄京之不暇，何至拒我國代表之出席。近日國內輿論多側重於反對國際干涉，換言之，不許討論中國問題。我則以爲苟中國不派代表，自然不容他國討論。然四強既已同意非正式討論中國問題，則吾國應即通告參加，爲堂堂正正之辯護，萬不可採「拒人千里外」之態度。中國問題爲世界問題之一部分，中國而和平，即世界可以和平。吾國應立籌劃參加俄京會議之代表團，如孫院長科與王外長世杰出席最爲相宜。所採方針：（一）加強中蘇之友好關係；（二）明告俄國，中美間無任何密約，以圖反蘇；（三）中國不統一，將爲美蘇友誼之障礙與世界和平之導火線；（四）東北撤兵與中長路交通之恢復；（五）中國願以政治方式解決共產黨問題：（A）實行整軍方案，（B）共黨參加政府，（C）各省行政須在憲法範圍之內。以上五項誠由我國代表團向四國解釋明白，不獨吾國內政可以走上和平與統一之路，即對蘇美友誼與世界和平，亦將有所貢獻。或者有人反對，以爲此爲吾國內政，無須向外人聲辯，然無論我國如何反對，四國定將此問題提出討論。與其祕密，不如明朗，與其讓人家討論，不如我自身參加。與其此一膿泡埋伏在內，不如讓他在光天化日中披露一下。此爲吾國外交與世界政局上一大關鍵，望吾朝野平心思之。（三月十四日）

憲法頒佈後之立法工作

鄭懷琛

我國憲法，於各黨各派人士熱烈參加討論下，終於在一月一日公佈，並明定於十二月二十五日施行。從此，我國向民主憲政的大道邁進了。民主憲政的確立，首要的工作是民主的立法。負這項重任的立法院，今後的地位，將益顯重要，這是無疑的事。依新憲法的規定，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由人民選舉之立法委員組織之，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憲法第六十二條），而其職權亦擴張到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憲法第六十三條），所以將來的立法院與今日的立法院有極大的區別。

首先吾人闡明今日立法工作，可以明瞭現階段立法的優劣，以爲日後立法工作的參考。目前立法程序，第一步手續，爲法律案的提出，其情形約可分爲四大類。一，由國防最高委員會交議者。二，由國民政府交議者。（包括五院以外的國民政府直轄機關，關於其主管事項之法律案之提出，呈請國民政府核定後，由國民政府交立法院審議）。三，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移送審議者。（包括各院之各部會及行政院所屬之省市政府，關於其主管事項，得呈請各該院核定後，以各該院名義提出法律案於立法院）。四，立法委員由五人以上之連署而提出法律案者。雖然，法律案的提出有上述四種情形，但立法原則，

由國防最高委員會制定，其他各機關，僅能擬定立法原則草案，送經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核定，方成爲原則。即使爲立法機關的立法院亦不能例外。不過，各種法律案之原則，常由國防最高委員會先交立法院審議，再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決定，發交立法院根據原則起草詳細條文。第二步手續，爲法律案之審查及議決，立法院設有若干委員會，如法制，外交，財政，經濟，軍事，民法，刑法，商法，勞工法，自治法，土地法，憲草案，宣傳，涉外法規研究等委員會，受理法律案之審查，開會討論，由提案機關代表或提案人列席說明議案之成立經過及理由，並參考法律案有關的各種資料，擬具報告，申報院長，再經院會中議決。第三步手續，則爲法律之公佈，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經國民政府公佈後，即爲法律。

從上述立法程序而觀，目前立法院與歐美各國的議會，性質並不相同，僅能稱爲制法機關。因爲立法院所議定的法律，其立法原則既由國防最高委員會所制定，則其立法範圍不能不有相當的限制，換言之，即立法的範圍不能不有相當的立法原則。即立法的法律案之精神所在。立法院不能對於立法原則輕易改易，所以立法工作，亦祇能爲字面細節的斟酌，執行「技術上的立法」工作，而真正的立法大權，實操之於國防最高委員會之手。而憲法公佈後，關於第六章立法的規定中

，立法院的地位，將有變更，而達到真正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而爲國家最高立法機關。立法院本身可以制定立法原則，自行制定法律，凡是國民大會創制之法律外，立法院都可制定。

關於法律案的制定範圍，約可分爲四種：

○關於人民之權利義務者。人民之權利及義務，在憲法「人民之權利義務」的一章內，有詳細的規定，例如第十九條規定，人民有依法納稅之義務。納稅之意義頗爲廣泛，稅的內容，手續以及何人應納稅等事項，決不能在憲法上詳細規定，所以必須另行制定法律施行，同時納稅固爲人民的義務，而國家亦須注意其權益，以免苛捐雜稅致傷民財，其以命令方式令人民納稅，依憲法的規定，屬無效也。

○關於國家各機關之組織者。在法治觀念之下，一切機關的設置，均須有法律的根據，其組織必須以法律規定之，一經形成，不能時常更易，如此方能產生較強的行政效率，否則難免流弊百出，故憲法上對於五院之組織，明定須依法律定之。

○關於法律之變更或廢止者。命令不能變更法律爲一大原則，而法律因環境之遷移，效力的減退，不得不更易或廢止時，均不能以命令爲之，仍須依法來補充變更的法律，代替已廢止的法律。

◎法律有明文規定，應以法律定之者。依憲法第一三六條之規定，創制複決兩權之行使，以法律定之。此種規定即所謂法律明定以法律定之是。

所以，憲法上的立法院，將是具有歐美議會的特性，並具兼顧技術上的立法工作也。

憲法現定十二月二十五施行，為補助施行起見，在憲法上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必須予以制定或修正，此在憲法實施之準備程序中已有規定，茲分別說明之。

第一：關於法律之制定者。依準備程序第二條之規定，憲法公布後，國民政府應依照憲法之規定，於三個月內制定並公佈左列法律：

- 一，關於國民大會之組織，國民大會代表之選舉罷免；（此處所謂國民大會與前國民大會不同，乃行憲之國大，非制定憲法之國大也）；
 - 二，關於總統，副總統之選舉罷免；
 - 三，關於立法委員之選舉罷免；
 - 四，關於監察委員之選舉罷免；
 - 五，關於五院之組織；
- 立法院最近為制定此種法規，對於前五大法律，分設五組予以研究，每組設委員六人至十一人。

第二：關於法律之修訂者。依準備程序第一條規定，自憲法公佈之日起現行法令之與憲法相抵觸者，國民政府應迅速分別予以修改或廢止。並應於依照憲法所產生之國民大會集會以前完成此項工作。故立法院憲法法規委員會積極工作，參加者有四十五位立法委員，其中十五位為新任立委。對於此點，吾人具有二種管見：分述如後。

一，違憲法規的修訂及廢止。所謂違憲法規，是指與將要施行的憲法，所具有的憲政精神相違反的法規。此種違憲法規，最明顯的為屬於限制人民自由權利方面。過去訓政時期，國民政府為達到約法之治，對於人民的自由予以嚴格的管制。在訓政時期約法中，有許多關於人民自由的條文都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字樣。但在憲法公佈後的今日，此種限制人民自由的種種法律，自應修訂，使其配合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其他違憲的法律，固屬不少，不過，沒有限制人民自由的法律，來得明顯，而與人民切身有關，所以這種法律應先予修訂。

二，普通法律的修訂。在吾國現在政訓之下，保由上級機關，委任下級機關制定法令，再核定備案施行。此種法令極多，其第一條規定：「本辦法依××法第×條之規定制定之」，最後一條文則規定：「本辦法呈請××院備案施行之」，例如上海市房屋租賃管理規則，係依據戰時房屋租賃條例第二十三條所制定者，然而戰時房屋租賃條例早經廢止，而房屋租賃管理委員會依然執行職務，似乎欠缺法律之根據，類似此種情形，實不勝枚舉，以致法令之名稱極為繁雜，此外更有規則，通則，要則，細則，原則，大綱，綱領，標準，辦法，須知，注意事項，以及規程，規章，章程等。有如此之繁複的名稱，足證制定法規者，對於實際情形不能有深切的理解，在一種法律公佈後，又委任之機關，胡亂的制定法令，結果窒礙難行，更不能直率的修訂，不能不另以法令來補充，再來公布一個補充說明，應注意事項等，如此雜亂的法律及命令，在抵觸時，各級機關

可以互相推諉其責，甚至以法救法，使人民無所適從，不知何者為立法院所制定，法而不明何者有法的效力，何者違法也。故國府有現行法規整理原則八點，以立法院通過之法律案，其名稱為「法」即稱謂「條例」，以示界限。其次為內容的修訂，重要法規如民法刑法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商法等法規，其中公司法早已制定新公司法外，僅有民事訴訟法及刑事訴訟法，在三十四年十二月間會經局部的修正，但仍不能達到訴訟程序的簡易化，這種修正當然非吾人所冀求者，至於民法則根本未予審議。然而，這種重要法規的公布已在十餘年前，而中國的社會環境，在這十餘年中已有莫大的變遷，這種陳舊的法規，在復員完畢後，對於此種法規的修訂，將為吾人所渴望。

憲法施行有日，立法院的立法工作更形緊張，吾人誠意其能真正代表人民行使立法權，完成民主的建國大業。

本刊自遷滬出版，至本期為止，恰值一年，每逢星期六出版，從未脫期，因讀者愛護，流傳日廣，近因紙價飛漲，擬自下期起，不再增加贈送戶，尚祈原諒是幸。

經濟崩潰與改組政府

紫雲

國防最高委員會所通過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公佈後，各方面所起的反應，都認為：此方案，平定物價，挽救危機，其希望甚微。如果不從根本着手，還是不着邊際的做去，則無論方案如何完備，也平定了不直錢飛昇的物價，也挽回不了瀕於崩潰的危機。何況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本身，尚有問題呢？

首先我們願說的，就是過去政府政策的根本錯誤，在幫助官僚資本家。黃金政策的大錯誤，就以其施行結果，僅僅飽了投機商人的荷包，並便宜了與投機商人勾結的貪婪腐敗的官僚。直至黃金狂瀾幾乎衝倒了金融市場，弄得物價狂跳，人心憂惶，岌岌不可終日，一般小民都無法為生，當然要責問政府何不早為曲突徙薪之計，現在政府雖亡羊補牢，以大決心為緊急措置，然而國計民生已因此蒙受了重大損害。這自然應由政府當局負其全責。既往不咎，今後政府必須有着眼於整個國計民生的財政經濟政策，一切措施，尤須博採衆論，多聽取人民的意見，並增加人民的發言力量。更要注意：過去一切與民爭利的政策，自也須痛切糾正。

其次，這個方案，內容包括項目甚多，所涉範圍亦極廣泛，其間若干工作並有其連繫性，這一點實不可忽視。大抵一整套的財政經濟政策，倘有一環脫節，每至全盤皆亂。換言之，就是政府今後對於貫徹法令，以及這一套法令的連繫配合，在執行的時候，須特別警惕，不得稍有放鬆。

復次，過去政府若于法令，往往徒令安分守法的老百姓吃苦頭，打麻煩，而若干特殊人物則往往玩法違法，而政府却無從執法以繩。這關於經濟方面的法令，尤為顯然。即以這次金融市場風潮說，投機操縱，顯然犯法，然長袖善舞的官僚商人，則能衝出法令網羅之外。又如處理國人在國外存款辦法一案，其將來成效如何，今日實難下斷語。在國外存有外匯的達官鉅富，將有幾人申報？又有幾人讓政府定期按照法定匯率收買？

同時，這個方案的內容，在抗戰期間，差不多每一條都會有過性質相同的試驗。單就配售民生必需品而言，經濟部日用必需品供應處，在重慶

配售布疋，老百姓排成行列，廢寢忘餐，曠時失業，從清早到深夜，連等三天，都買不到三尺藍布的確痛故事，想至今仍不會從當時每一人民的記憶中完全消逝。現今國家統治區域，多於重慶，何止十倍，而政府妙手空空，就想以民用必需品，供給全國各大城市人民，並照今年一月份零售價格，令工廠職工，向政府購取食糧，布疋，燃料。我們當然萬分感激政府這樣天高地厚的德意，但我們真難想出，政府有什麼方法，能掌握如許物資，能供應全國職工，甚至一般人民。

由於眼前的危機，我們十分誠懇，祈禱這一方案，能逐一兌現，但由於過去的經驗，我們却又不能不十分惶恐，這一方案恐將無一件能兌現。黃金不許買賣，外幣禁止流通，以中國國情複雜，特別有權有勢，並能利用交通工具的人們，越是政府所禁止的買賣，越是給予他們發大財的機會。我們看禁運鴉片，已多少年，並多麼嚴厲，但現在，鴉片究竟已否絕迹？再如人民幣藏硬幣，在十年前銀行法幣政府時，就會三令五申，到現在，試問硬幣是否仍有黑市？以此種種推想「經濟緊急措施方案」的成就，安能不令人疑慮環生。

目前一般人認為中國經濟已經崩潰了。看看下面所列舉的一些事實，可以知道其危險已經到了甚麼程度？

先就國家財政方面言，預算逐年增加，在抗戰期中，每年預算均超支在一倍以上，復員以上，情形更為嚴重，三十五年度預算數字較三十四年度預算數字超出十倍以上，而實際支出數字則超出二十倍以上，三十六年度預算亦較三十五年度增大四倍，較戰時預算膨脹之速度均大，這不僅是膨脹速度問題，其最嚴重之點，在於國家由戰時預算轉變到平時預算，應該預算緊縮，方能恢復其正常狀態，以樹立國家財政之健全基礎，而中國在戰後財政預算反愈見膨脹，實為最壞之現象。

除去整個財政預算膨脹之困難以外，一看到國家預算之內容，更令人驚惶失措，軍費仍佔極大之百分數，固無論矣，整個的預算項目，大部份都

是行政經費較事業費為龐大，也就是說各機關都只用人不辦事，各省市財政情況尤其困難，有的省市幾乎將全部經費都用來開支員工薪餉，尚感不敷，但是國家預算之大部份既然都消耗在公務員生活方面，可是一般公教人員仍不免於揮霍在飢餓線上，所以在國家財政上所表現的崩潰現象，是國家財政預算已不能再形加大，然而仍終於不能不加大，這種已經加大之預算，仍只能維持國家之公教人員於不至於餓死之程度，而事業費少得可憐。軍費預算雖佔總預算極大之百分數，而兵士仍然不得一飽，國家財政已經到了這種程度，還不能算是已經崩潰了嗎？

就生產事業言，因為一般產業之不發達，重要事業均為公營，而這些公營事業機關大都因生意成本之增高而大形虧本，結果不能不由國家予以補助，這樣更增加了國家財政上之壓迫。大部份的接收工廠，到現在已經復員一年有餘，開工者尚不及半數。尤以一切公用事業，莫不因成本之增加而天天在打算漲價，公用事業漲價之結果，是不是就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呢？仍然是僅足以維持員工開支，連維持及折舊費用亦不能籌措，坐食山空，日漸頹敗而無法挽救。

至於私人事業之情況更形悲慘，復員以來，後方工廠，紛紛倒閉，沿海各都市因日漸不能維持而隨時仰賴政府之補助，政府如不補助，勢將大部份倒閉，但是政府的經費又從何處來呢！還不是仍然取給於一切工商業，且政府補助究屬不能常有，且為數有限，結果工商業仍然不能脫離險境，國家一切私人事業尚須賴政府之長期補助方可免於倒閉，這與已經倒閉者何異，還說得上什麼生產？就在這政府補助情況之下，其市場價格向遠較舶來品為高，長此以往，生產何能維持？整個的生產界就在這樣頹敗，掙扎，高利貸的悲慘狀態之下隨着一片求救的呼聲，加雜着一些品質低劣的高價產品，牠們雖然還沒有倒閉，但比倒閉了還更令人焦急，高價抵不住舶來廉價品之供流，低價維持不了生產成本之費用，高利貸之資金吞蝕了整個生產界的利潤，這樣的生產情況還不是已經崩潰了嗎？

至於一般的分配情況更是萬分惡劣，極少數的人，他們享有獨佔專利或能與政府特權級階溝通又或者利用職權攫取私人利益，據聞整個中國進口貿易為其兩行政院長所分享，上海許多的洋商買辦均無從問津，這些人他們自然能坐享厚利。

至於一般的社會慘狀，因生活壓迫的結果，失業者忿而自殺，在職公教人員冒險行竊，較高級公務人員貪污風行，社會道德普遍墮落，這些悲慘現象之普遍的存在，能不算是一種整個的社會崩潰嗎？

以上所舉各種事實，算不算中國的經濟已經崩潰了呢？就是尚未崩潰，亦已臨到最後嚴重的危機。什麼是中國經濟危機的根本原因所在？閉門見山一句話，中國今日經濟的危局，乃是人造的危局，而人的不良，也就是政治的不良。換句話說，也就是今日中國的經濟恐慌，絕不是經濟學理的問題，也不是經濟政策的問題。如果是經濟學理有錯誤，那末學理尚可檢討，如果是經濟政策有問題，那末政策也可修正，然而今日中國經濟問題的癥結却全不在這裏，所以即使使中國有千萬個經濟學家，如果政治不設法改進，也絕無法挽回當前的經濟危局，甚至即使使全中國人民都變成經濟學家，而只要那「一二」巨頭」仍能操縱全國的財富，全國的經濟險象，仍是無法挽救。因此同樣的，今日中國的經濟問題，也絕不是換上幾個似乎有政策的學者做部長，就可想出辦法的。過去的翁文灝，今日的王雲五，都未曾不是讀書人，同時還是得過盛譽的學者，然而實際的效果，所給大家的印象又如何？教授出身曾任行政院中國救濟總署負責人的蔣廷黻，不是於去職時曾被宋子文評為「不懂得做生意」嗎？於此，人人便可明白今日中國的經濟危局，乃是人造的恐慌，不但經濟學理與它無關，經濟政策也與它無關。所以只要那「一二」巨頭」的「巨頭」，仍然掌握着全國的財富，仍然一面為高官，一面為大賈，有所恃而無恐的，繼續不斷的進行他們吸乾民血的「偉業」，那中國的經濟就只有趨於崩潰，中國民族的生命和前途也必因此終於斷送。所以今日中國經濟危局，即使非全部也是大部由於「一二」巨頭」的操縱全國財富，此種貪污的政治不加以根絕，就是上帝極愛中國，恐亦當莫能助！

我們對於當前的中國經濟危局是如此看法，因此，我們認為最近由上海波及全國的金融風潮，絕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而是官僚資本在作祟。因為據新聞報導，一向在市場中興風作浪的，並不是普通所謂「奸商」，而實在是政治上具有特殊關係有特殊憑藉的「一二」巨頭」，這「一二」巨頭」始終掌握着國家的財政金融大權，若干年來國庫私囊似乎早已合而為一，致兩家私產竟龐大到成為不可想像的天文數字，使國家的預算比之猶有

遜色。可是他們雖然豪富如此，而依然是貪得無厭，憑藉着他們特殊權勢和特殊地位，將國家所有利源，或明或暗的加以吞食壟斷。不管國家是如何危險萬狀，不管人民是如何啼飢號寒，不管經濟財政如何凋敝枯竭，而他們只要是有錢可拿，有利可得，則國家不必顧，人言不足畏，毀譽不足計，上盜國帑，下賤民生，皆悍然而為之。其實我們的家底，友邦人士旁觀最清。所以二月九日有財政部輸入臨時管理委員會對合衆社指責「在中國政治上有受優遇之家庭」的電訊提出辯正的事件。按美國在華各公司對中國方面所控訴者主要有兩點：①各美國製造公司除極少量貨物外，無法取得輸入之許可證，而半政治性及半官方公司，憑藉「家庭及政治之關係」，則企圖壟斷若干方面市場。②所謂「受優遇有家庭關係」之公司，以政治及其他壓力，強迫美商將歷史悠久之公司轉讓彼等，且奪取美商所創始之主要建設計劃。以上新聞之所以引起我們注意，當然並不是因為我們對於美商的利益有何特別的過分的重視，而是因為由此可以覺察在對美的貿易方面，已有一二「有政治關係之家庭」出來壟斷。在此情形下，一般正當的中國商人，自更無法獲得對外貿易的自由。這種事例，更證明了所謂「一二豪門操縱全國財富」，乃是千真萬確之事！

繼而言之，今日中國的經濟問題由於政治不良，而政治不良，則全是由於「一二豪門」的操縱全國財富。誠如傅斯年氏在參政會駐委會中所言：「目前國家資本為官僚資本吃盡，官僚資本又被「豪門」資本吃盡。目前各地公用交通各項大規模之企業，均掌握在「一二巨頭」之手，財政部長俞鴻鈞，在當日參政會中，還大用其敷衍的外交腔，說什麼巨戶操縱黃金證據不夠，說什麼徵收在美三億美金存款牽涉外交問題，說什麼財產稅之進行大戶不易查出，所以結果還是有人建議組織委員會詳細研究。在這裏，我們真感覺善良的中國人民實在已到了無可忍耐的地步，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要求政府改組，尤其是改組行政院。」

我們要求政府從速組織一個經濟內閣，行政院總攬國家行政大權，事實上等於英國之內閣，內閣之任務隨著國家政治環境之轉變，時有不同，外交緊迫時需要外交內閣，財政緊迫時需要財政內閣，軍事緊迫時需要軍事內閣。中國經濟已崩潰到這種程度，為挽救經濟危機，重蘇民困起見，

我們要求一個經濟內閣。

以往主持行政內閣的人，大都是不知經濟為何物，至少也是不真正懂得經濟，所以近年來國家經濟鬧得如此其糟，假如讀者認為我們的話，言之過甚，讓我們幾個例子在下面：

長行政院若干年之孔庸元先生曾經這樣說過：有人說我們是通貨膨脹，其實我們通貨並未膨脹，他以一很淺顯的事實證明中國通貨並未膨脹，他說以市場籌碼之短少，利率之高昂，足以證明通貨之缺乏，通貨既然缺乏，怎樣還能是通貨膨脹呢？以行政院兼財政部長十年之孔庸之先生而以此毫無貨幣常識之高論，不能不認為遺憾。

前經濟部長翁文灝先生，在地質學方面的造詣，是我們很欽佩的。他會這樣說，一般人都說中國物價太高，其實中國物價那裏算得高，我們現在的雞蛋價格還不及美國貴呢？正因為他能說出這種話來，所以他所領導的經濟部事實上不是經濟部而是工礦部，或者更正確的說是工礦技術部。

現在的經濟部長王雲五先生，我們還沒有見過他發表經濟言論，不敢妄加批評。宋子文先生在中全會的報告，在國民參政會的報告，均表現出他對國家經濟無良好辦法，甚而至於毫無辦法，祇在那裏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頭腳之病迄未見癒。

中國今日，已面臨最後關頭，我們為突破危機，對於政院改組應加慎重。行政院長，人選困難，難字衆望由來已久。國民黨執政二十年，除譚延闓外，過去去行政院長之爭逐，始終不過是「官廷派」與「政學系」之爭。國民黨艱難締造的革命歷史，曾博得一般國民之擁戴，過去二十年，因政治引用非人，舉國憤怨，此日此時，已是國民黨對中國民族最後自願的僅有機會，如果還不懂得，則真是國民黨自絕於人現。我們所以發這樣的警告，並非故作危詞，聲動觀聽，更不是基於任何現實的政治好惡，以發洩私憤，而完全是鑒於當前國家局勢之極端嚴重，認為非痛下決心，刷新政治，不足以挽救經濟財政的危機，和因此而將造成的國家總崩潰。

現在我們願明告政府當局，目前國家的情況，實在是危險萬狀，而這個險惡的局面絕不是軍事的暫時勝利所能挽救，而政治如此貪污無能，一切致命的問題勢必仍無法解決。

我們願再告政府：一個空洞的民主招牌是不能挽回已失的人心，現在

杜魯門三月十二日國會演說

希臘國家的生存，今日受到數千武裝人員恐怖活動的威脅，此等武裝人員，在共產黨徒領導之下，在若干據點，尤其沿北部邊界，向政府挑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所委派的委員會目前正在調查希臘北部的紛擾情形，以及沿希臘與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一帶，破壞疆界之事。

同，希臘政府無力應付此局勢。希臘陸軍人數既少，配備又窳劣。欲恢復政府在希臘領土內的權威，必需供應與配備。

希臘欲成爲自給自足的民主國，必須獲得幫助。美國必須供給此種幫助。吾人固已予希臘以若干種類的救濟及經濟協助，但此尙嫌不足。民主的希臘，除乞援於美國外，別無其他國家可求助。除美國外，別無他國願意及有能力對民主的希臘政府，予以必要的支持。

曾一度援希的英國政府，三月三十一日以後已不能更事給以金融或經濟上的援助。英國深感其自身對於世界若干地區（包括希臘在內）的義務，必須減輕或清算。

我曾考慮到聯合國援助希臘解決危擾的問題。然而形勢至爲緊急，需要即速的行動，聯合國及其有關機構當不能給以需要的某種協助。

希臘會要求我人援加，俾使該國能有效利用我人所能給予的金融或其他援助，並改善其行政設施，此乃值得提起之事。最重要者，厥爲我人

監督我人援希金錢的用途。務使每一金元的耗費，均有助於希臘自力更力，並協助其建立一發揚民主的經濟。

世無絕對完善的政府。民主政府的主要德性，在於缺點的顯而易見，且能在民主的進程中加以指出並改正。希臘政府並非完善的。但確可代表希臘議會百分之八十五人士，希臘議會乃於去年選舉中選出組成者。觀察家（包括美國）咸認爲那次大選頗能表達希臘的民意。

希臘政府向在混亂與極端主義的環境中施政。希臘政府的措施，多有錯誤。美國的協助，其意並非謂美國同情希臘政府過去與將來的一切措施。吾人在過去與目前均譴責右派或左派極端性質的措施。吾人過去已勸告寬容，目下仍勸告寬容。希臘的隣國土耳其，亦值得吾人注意。作爲一個獨立而經濟健全的國家，土耳其的前途，於世界愛好自由的人民，其重要性不下於希臘的前途。土耳其今日所處的環境，與希臘大不相同。土耳其俾免於希臘所遭遇的災害。戰時英美兩國曾以物質的援助，供給土耳其，然土耳其目下仍需吾人的支持。

自戰爭以來，土耳其曾向英美乞求經濟援助，以便實行其維持國家完整所必需的近代化。土耳其的完整，實爲維持中東秩序所不可少者。英政府已通知吾人，謂英國因其自身的困難

若不用肅清宵小的精神，和大刀闊斧的魄力，澈底的改組政府，延攬各方人才，嚴厲清除貪污，罷免並懲辦若干有特殊關係的貪污大員，而只想引用私人，以「請客」的方式拉攏幾個黨派人物來點綴一下場面，則政治上的腐敗無能，依然是要毀滅一切的。

據美國新聞處紐約二月十四日電：紐約前鋒論壇報十四日在評論中國時事說：「除非中國政府全盤大事改組，南京政府即難重新取得人民之支持。對於無意全盤改組並重新取得四萬萬五千萬大部分人民支持之政府，美國全力以赴，誠無利益可言。美國金元甚或金元再加軍事供應之，實不能使此項政府永遠維持政權，挽救中國之真正方案，在於中國自身」。這實在是名言諷諭，政府若不從根本上求起死回生之道，外來的援助是不能使一個不堪救藥的政府永遠維持其政權的。

因此，我們願提供一個新行政院長的標準條件，消極的，他的任用必不要出於裙帶關係，私人親信，無聊政客。積極的，我們需要一個廉潔，勇敢，有犧牲精神，有偉大魄力，一個超然公正中外仰望的自由前進份子。爲了挽救國家民族的危亡，這種超然純潔的人才，並不是沒有供獻國家的可能。

已不能更事以金融或經濟上的援助給予土耳其，如希臘然。土耳其需要援助，美國亦應供應之。吾人實係惟一能予以此種援助之國家。

美國援助希臘及土耳其自有廣泛的困難在，余完全體認此項事實，此刻余即擬與諸位討論此項困難。

美外交政策的一大目標，為創設若干條件，在此條件下，吾人及其他各國當能創造一種免受壓迫的生活方式。是乃對德日戰爭的基本問題。此等企圖強迫他國採納其一己意志的國家，亦即我人所已戰勝國家。

為確保各國的和平發展並免受壓迫，美國已負起建立聯合國的領導職責。聯合國的宗旨厥為促使各會員國均能獲致永久自由獨立。吾人不能實現吾人的目標，除非吾人願協助自由的人民維持其政府及國家完整，並反對任何企圖加上獨裁政權的侵犯性運動，易言之，此點亦即承認：加諸自由人民的獨裁政權，無論其為直接或間接侵略，均足以貽害國際和平及美國的安全。

世界上若干國家適來頗多極權政權統治加諸其身。美國政府曾屢次抗議在波蘭、羅馬尼亞、保加利亞等國破壞雅爾達協定的種種威脅壓迫行為。余亦必須申述，在若干其他國家，亦有類似情事發生。

在目前世界歷史中，幾乎所有國家必在二種生活方式中挑選一種。此種選擇，往往不能十分自由。一種方式乃基於多數人的願望，表現於自由制度，代議式政府，自由選舉，個人自由的保障，言論自由，宗教自由，以及免於政治壓迫的自由。

另一種方式乃基於少數人的願望，以強制加諸多數人。此全賴於恐怖，壓迫，報紙統制，無線電統制，圈定式選舉，以及個人自由的壓制。

余相信美國的政策端在支持自由的民族以抵抗少數數武裝份子或外來壓力的征服企圖。余相信

吾人必須協助自由民族依照自己的方式，造成其本身之命運。

余相信吾人的援助應在經濟與財政方面着手，此為促經濟安定與政治上軌的先決條件。

世界並非靜止不動，而現狀亦非神聖不可變易者。但吾人不能容許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變更現狀，如強制或政治滲入一類的手段。美國在協助自由與獨立國家維持其自由時，將使聯合國憲章的原則發生效力。

吾人祇需一觀地圖，即可明瞭希臘國家生存與完整，極為重要。希臘若果淪入少數武裝份子控制之下，則對於其隣國土耳其，勢將發生嚴重的直接影響。甚至可能引起整個中東的混亂。

但希臘一消失其獨立國家的地位，則歐洲各國均將蒙受重大影響，此等國家的人民現正在重大困難中為維持其自由與獨立而奮鬥，一方面尚在修理戰爭中所受的損害。

此等國家，對強力的征服，掙扎已久。彼等曾作重大犧牲，以贏得勝利。今日若將喪失勝利之果，殊為無法形容的悲劇。自由制度的摧毀，獨立之喪失，不僅對彼等有所危害，對整個世界而言，亦復如是。此一命運將迅速影響及其他為確保自由獨立而掙扎的隣國，使彼等命運亦成為沮喪失望與可能的失敗。

在此千鈞一髮之際，吾人苟不能援助希土二國，則其影響之深遠，將不僅限於東方，且將波及西方。

吾人必須立即採取決定性的行動。以是余在此間國會建議，請求批准於一九四八年六月三十日前授予希土二國四億美元的貸款

援助。在作此項貸款請求時，余曾考慮及在三億五千萬美元救濟金中可能撥為對希援助最大的數目。此乃前此余請求國會批准的款項，其目的在於防免會受戰爭破壞各國的飢饉與苦難。

貸款之外，余請求國會批准派遣美國公務員與軍事人員前往希土二國，以協助該國等復興，並督導美國供給的金融上與物質上援助的用途。蓋以此乃該國等的請求也。余建議國會同時授權吾人教導並訓練選拔前赴希土二國的工作人員。

最後，余備請國會授與權力，俾國會的可能撥款，能獲最迅速與有效的使用，以便供應亟切需要的商品，供應品及設備。

此外為達成本文所標述的各項目標，吾人若需要其他款項及權力，余將即速喚告國會。在此方面，政府的執行及立法機構必須合作一致。

吾人所趨的途径至為嚴重，若非其另一途徑更為嚴重，則本人決不致提出此項建議。為爭取世界大戰的勝利，美國曾貢獻三四一〇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美元，此為對於世界自由及世界和平的投資。

余所建議對希臘與土耳其的援助，所費不過稍多於此種投資千分之一而已。吾人應保護此項投資，並確保此項投資的不虛擲，此僅為普通常識而已。

極權政權的種子，受困苦與缺乏的培養，在貧窮與爭鬥的劣土中蔓延及生長。當人民要求改善生活的希望消失之時，極權政權的種子即達完全成熟時期。吾人必須使人昇此種希望，保持存在。

世界各地自由民族均期望吾人的支持，以維持彼等的自由。吾人若果畏縮不前，則吾人可能危害世界的和平而，必然將危及吾人本身的福利。余深信國會將以極大的勇氣，負起此種責任。

美國民主黨誦告共和黨

A. W. Barkley 作
陳明 譯

我要向去年十一月五日國會選舉勝利的政黨——共和黨——提出勸告，也許是諷刺的，但我之所以這樣做，並非出於自動，而是應「紐約時報」的要求。我相信我所提出的建議，必被認為誠意的，而且絕不傲慢。

假若我要說明美國人民在去年十一月五日重選共和黨而不選舉民主黨為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黨的理由，這種說明沒有多大用途。

民主黨也許說，共和黨之被重選，是由於人民厭倦戰爭，由於各種統制，由於物資缺乏，由於政府的政策與羅斯福的政策脫節，由於生活費增加，由於人民討厭勞工糾紛，或者由於其他許多使大多數人民不滿的環境。

共和黨也許說，他們的勝利是由於反對「新政」，由於民衆希望改變局面，由於行政費提高，由於希望減稅，由於他們所提出的政綱優越於民主黨的，或者由於其他許多原因。

以上兩方的論調，必然包含着干預測之詞，再因為我們不能明瞭三千五百萬至四千萬人民的思想，也不知道他們選舉共和黨的理由。

這些無謂的揣測我不幹，因為共和黨在國會的參眾兩院占大多數席位，而且負責今後兩年的立法，是無可避免的事實。

多方面人士說，共和黨不想控制國會的參眾

兩院，僅想控制眾議院，建立一種趨勢，以為一九四八年選舉勝利的基礎，而同時不全負責任。

我全不相信此說。若謂一個政黨不欲盡得其選舉勝利的利益，我向來所聞。共和黨確是想控制參眾兩院，而且亦是為這種控制而競選的。

共和黨對於任何計劃，毋須特別標明；只須自願盡力去滿足人民現在對他的不滿意之處便得。共和黨勝利後若表明政綱，以免冒著失去選票的危險，却不失為一種良好的競選戰略。

但運用競選戰略的時期已過，而負責賣的日子已來臨了。

美國人民選出一個共和黨的國會，他們付託什麼任務呢？

我的意見以為，這個任務並非取銷羅斯福時代全部的或大部分的立法。

我知道，有許多共和黨員——以及若干民主黨員——都輕視「新政」，但「新政」的計劃包括許多改革以及美國人民不願投票放棄的立法。

比方，他們必不投票贊成放棄農業調整法，水土保持法，農田保證法，收穫保險，支持農民的物價，平價原則，鄉村電氣化，以及過去十四年的農業建設；他們也許需要上述的辦法加強，同時使行政簡化；總之他們不願投票否決這些辦

法。

我的意見以為，美國人民不會贊成共和黨廢止或削弱規定證券的發行或買賣，社會安全或失業保險的法律，我反相信美國人民要將這些進步的措施擴大和加強，因為這種措施已是我們社會責任已成的一部份。若說美國人民要投票縮小這些措施，那是非我所能想像的。

我不相信美國人民要投票取銷交通委員會的交通規則，民航局的航空規程，州際商務委員會或聯邦貿易委員會的擴張權力；同時美國人民也不贊同撤銷勞工關係法或工資與工作時間律。以經驗方面來說，這些法案也許須要改變，同時新國會也許要加以考慮。

但有人假設，以為去年十一月共和黨的勝利，是表示美國人民希冀取消這些法令，無疑的是誤解這次選舉的結果。

再由國際關係方面來看，也是同樣足以誤解這次選舉的意義。

自一八九七年克里夫蘭總統退任至一九一三年威爾遜總統就職的期間，共和黨是執政黨。在這個時期中，美國和西班牙開戰，佔據古巴，波的黎哥和菲律賓。

共和黨領袖及美國人民到底要承認，美國已變成一個世界強國。

然而，近年來國會裏大部分共和黨員採取外交上和國際關係上的孤立態度，頗為奇怪。

在這次世界大戰的時期中及以後，不論任公務的或不任公務的共和黨領袖，對於戰爭的執行以及外交政策的訂定，都予衷心的合作，這是可喜的事。這種合作無疑的在今後二年仍繼續存在

而且，在國際政策的政治方面比較在經濟方面更為顯明。

我的意見以為，這兩方面在國際上之不能分開，正如在國內上一樣。有人下政治的定義是統治的科學，經濟的定義是生產、分配及利用促進人類幸福工具的科學。因此，政治和經濟有密切的關係，同時政治包含經濟的成分，經濟也包含政治的成分。

據此而論，政治的國際主義者不能同時兼為經濟的孤立主義者。這種事實已得聯合國的社會與經濟委員會承認了。

美國批准勃頓頓森林 (Bretton Woods) 貨幣協定已成為國際外交政策的一個不可分離的部份，也是由於美國關係的這兩方面。英國及其他國家對外借款，亦是為此。不論美國是否想成為世界的銀行家，却已成功了。世界各國的政治家逐漸認識，經濟穩定對於政治安定是很重要的，同時經濟的穩定和政治的安定對於世界的和平和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我深信，去年十一月共和黨的勝利，對於美國在政治上和經濟上企圖誘導各國人民向著安全，幸福，繁榮邁進的措施，不會加以阻止的。

還有一個問題，在過去這個問題的政治重要性是大於應得的經濟重要性，這個問題就是貿易壟斷問題。

美國政黨對於關稅及稅律是否政治問題而發生爭論很久了，但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由於過分的經濟國家主義所造成的經濟後果，應促我們反省，勿蹈覆轍。

我不能預言國會裏的共和黨如何處置一九四八年滿期的商務協定案。共和黨的多數議員上次曾投票反對延長這個案。現在不論他們的意見如何，顯然的我們不能恢復那種不科學的退步的關稅立法方法。

國會討論一九三〇年史摩特，荷里 (Smoot

Haley) 案時，我是民主黨的少數黨中一個議員，這個案，國會在一九二八年十二月開始討論，卒於八月後，在一九三〇年六月通過。我回憶起這個立法過程所用的方法，結果使商務凋殘延長至一年半，並促成世界的經濟恐慌。

這次選舉的結果不論如何演進，當然沒有人想美國人民希望下屆國會的多數黨復用不合時宜的而以政治為主體的關稅立法。

關於勞工立法問題，我們不能因為討厭近來的勞資糾紛和罷工，而採取懲罰的措施。有些提案，如採取強制仲裁，徵罷工工人入伍，視商店罷市為不合法，扣押罷工者等等，將被提出。

我不想預言勞工立法的結果如何，但我請共和黨小心，不可輕舉妄動，而造成立法的禍根。勞工立法，國會須加以嚴重的研究及懇切的考慮。二十年前，我曾參加重要的勞工立法，其中關於鐵路工人的立法，我亦曾參加。國會有一次開會，經過很大的努力，我們卒至促鐵路當局和工人舉行長期會議，結果通過一種法律，雙方都尊重。這個法律保持鐵路當局和工人的和平合作已超過二十年了。

我承認，這方面的立法比較整個的勞工和工業當局關係的立法簡單些。但我以為，我們要設法使勞資兩方在一塊，討論立法方案，及向國會提供意見，俾得對雙方都感覺公平，而能遵守。

現時並未見有這種嘗試，但國會應以無畏精神，不懷仇恨，不持偏見，及不因噎廢食，而去解決這個問題。

此外，另一個問題下屆國會須立刻注意的，就是徵稅，平衡預算及減少行政經費的問題。大約一年以前，我發表演說，預言我們已能制止再來一次戰爭及減少戰後經費。我們應該將聯邦的歲出預算減少到二十五萬萬元，那麼按現在的國民收入率中，是可容許銳減徵稅的。

假如世界真能和平，我以為減稅仍是可能的；但我恐怕在平衡我們未來的收支以前，而迅速

減稅，必是不健全的辦法。在規定國會立法程序的新法律下，國會須平衡稅收和支出，若果支出超過稅收，那就要另征新稅了。

這個辦法就是用以保障平衡的預算。自一九二九年以來，美國政府的預算即不平衡。我以為美國人民必顯知道平衡的預算應是怎樣的。我們既然贊成銳減稅收，我不禁感覺，在決定可能的減稅額以前，而將收入和支出的問題分開，實屬不智。

在本文的開端，我已說明，我對國會未來的多數黨——共和黨——作上述的建議，我希望不視為傲慢的。我作這些建議，全是出於善意。在我任國會多數黨領袖將近十年的任期內，我享受過多數黨友誼，而且相信少數黨對我的信任。不久這少數黨將為國會參眾兩院的多數了。

我希望盡我的能力為我們兩黨共有的國家及為世界有所貢獻，但我不輕信在未來的兩年中，國會及美國人民沒有政見的紛紛。不過我堅信有很大的機會足以使民主共和兩黨諒解和合作，以促進美人民的利益，同時承認共和黨的領導地位，藉以重建人類的機構，實現更佳的世界。

在這國內和國際不安之時，美國的立法機關將落在共和黨手上，行政機關將落在民主黨手上，這種事實不應視為兩黨對於下屆選舉總統而玩政治的合理藉口，這句話適用於國會參眾兩院的少數黨和多數黨。

在這個經濟和社會重新建設時期，惡劣的問題紛至沓來，美國人民須要國會加以大膽的有建設性的解決。我的意見以為，美國人民不能容忍政治上的權謀術數。在今日，任何政黨若耍弄權術，必然失去美國人民的信仰。

【譯者註：本文著者是美國民主黨議員，一九一三年任眾議員，一九二七年任參議員，由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任參院多數黨領袖，備受共和黨尊重，現任參議院少數黨領袖。】

國會討論一九三〇年史摩特，荷里 (Smoot

美國今日所處的特殊地位

李普曼

李普曼是美國名政論家，以下這篇文章發表在杜魯門總統最近支持希臘土耳其和阻遏共產主義發展的演說之前，是值得我們注意的。我們何嘗不可以說，杜魯門總統的理論根據，就是李普曼這篇文章。

——編者註——

美國海軍馬歇爾最近在普斯登說道：「你們必須完全瞭解，美國今日在世界上所處的特殊地位，以及所牽涉的錯綜關係」。不久以前，他又曾說過：「我很懷疑，一個人在他的腦中，不重溫 Peloponnesian 戰爭和雅典的陷落，而能對今日國際間的基本問題，獲得充分的智慧和深刻的確信。」

以古代的標準而論，雅典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商業發達的社會，海上的強國，和一個從第力安聯邦創生出來的帝國的中心。紀元前十五世紀的戰爭，起初是對亞洲的強國波斯作戰，後來是對最大的軍國斯巴達作戰，由於盟國的離開，以及斯巴達和波斯的聯合，雅典終於四〇四年敗亡。

馬歇爾欲我們重溫的歷史，就是指上面所說的這個時期。他認為如此之後，我們才能瞭解美國今日在世界上所處的特殊地位。

如果我們重溫歷史，而把英國比做雅典，斯巴達比做德國，波斯比做蘇聯，無疑的使我們發生一個深刻的印象。雖然，其不同之處重要過於其相似之處。因為在希臘時代，並沒有其他的大國——像今日美國這樣——承繼同樣的傳統，

而能補償雅典的權力所傾覆的平衡力。這就是馬歇爾所說的「美國在世界上今日所處的特殊地位」，而從這巨大的事實，我們必須從「地理的，財政的，軍事的和科學的」推論其「所牽涉的錯綜關係」。

美國在今日是兩大洋沿岸的國家的地理上的中心。又是自由經濟和地球上未發展和落後的地區的財政的中心。美國是他們的主要的兵工廠和最後的堡壘。從科學上而論，美國是技術發展的主要中心。美國所處的特殊地位，其所包含的關係，還沒有使人人都能明瞭。因為美國之興起，如此的短近，如此的突然，如此的出於想像之外，我們簡直很少時間去證實它，或是事前去準備它。

雖然，事實上確是如此，美國今日所處的地位，正如十九世紀的英國所處的地位，換句話說，誠如馬歇爾所說的，負起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重大的和主要的責任。所以我們應該研究如何去積極的負起這個責任，而不是僅僅消極的對於或阻遏蘇聯的擴張。蘇聯的擴張，並不全是由於蘇聯的實力，以及共產主義的魔力，而是由於蘇聯附近的舊時國家和帝國的分解。並不是因為蘇

聯的力量，而是因為歐洲，中東，中國，印度及其他各處的衰弱，無秩序和分裂，遂使蘇俄得以乘虛而入。

世界各地普遍的分解，在日趨嚴重之中。我們承認，我們對於戰後復興的估計，過於樂觀，也就是我們過於信任我們盟國的恢復力，和過於低估戰爭所給予的破壞的慘重。並且我們的運氣很壞，去年夏季的奇旱，冬季的酷冷，使英蘇都受到極大的影響。總之，差不多到了大災難的程度。

並不像許多政治家所想像的，我們可以單誠的致力於減少我們的開支和對外的委諾，以及增加我們的私用和享樂的金錢。老實說，這種機會簡直是很少了。美國的責任，並不是在縮小，而是在加多，其加多的速度，和更大更重，遠超出於在戰爭結束時我們所想像到的。

美國無法逃避這種責任。歷史的結果，是不能躲開的，當世界陷入無秩序和不乾淨，以及為求生存而激烈競爭之際，美國是不能站在旁邊而獲得安全，亦不能只照顧自己內部的商業，而享受自己的幸福。（譯自二月二十五日華盛頓郵報）

論美國不應袒護國共任何一方

毅生譯

馬歇爾的由惡返國，以及美軍的由撤退，引起了許多議論。馬歇爾在離華聲名中，很坦白的承認，他作為調人的任務是失敗了。內戰已經爆發，所有停止內戰的希望都已煙消雲散。目前國民黨和共產黨都是準備長期的打個明白。自一九一一年成立民國以來，這可以說是中國的政治。

在和平不能獲致的當兒，最重要的事是我們（指美國）不可給予一個印象，說我們袒護一方。馬歇爾對於這點很清楚。自任命為國務卿後，他撤退與執行部的關係，執行部的任務是實施停戰，但從未成爲事實。這又將包括美國陸戰隊的從華北撤離。當然亦必辭去三人委員會的主席名義。關於南京的美國軍事團，則並未提起。但在我們方面，我們亦希望一同撤離。因爲該軍事團的任務，是訓練一個統一

的中國的軍事組織，可能被迫而替蔣介石的內爭服務。當中國獲得和平後，中國人民會歡迎美國的幫助。美國人民對中國人民有一種情愛，並不因騷動和混亂而發生些微影響。在中國人方面，則報之以一種尊敬，這種尊敬由於我們無宗旨的好管閒事而有喪失的危險。我們欲維持中國人民對我們的尊敬，只有一個法子，就是拒絕幫助這此掙取中國人民膏血的人們，嚴格的監督我們供給中國的每一文錢的用途，並且準備幫助當幫助用來從事於復興。我們慶幸我們有馬歇爾這樣一個人來做國務卿，他深知和洞察中國的實際情況，而仍舊是中國人民的一個真正朋友。（華盛頓郵報二月三十日社評）

蘇中解放區及其他（續五）

還俗

一九四三年又經管文蔚之介紹，加入中共，正式成爲「偉大的布爾雪維克」了。但季方對外，始終是以他黨份子的身份，參加新民主政權。中共更以此作爲他祇佔「三分之一」的宣傳根據。最滑稽的，季方一刻兒來一個「告三民主義忠實同志書」——以國民黨的黨員和前輩自居。一刻兒來一個「與第三黨同志商榷國是意見書」——又以第三黨的黨員和元老在說話了。

第二位角色，是蘇北臨時參議會副議長兼聯合抗日軍司令的黃逸峯，黃在北伐時期，原爲國民黨重鎮的份子，國民黨發動「清黨運動」，黃曾陷身圍圈，以後漂流於廣西湖南有年。抗戰爆發，由於周恩來的介紹，任職地黨政委員會會長。後與季方同時進入中共工作，旋即得中共的

株守家園，寂寂無聞，與幾經改組的國民黨，根本絕緣了。但中共絕不放鬆這個有利的「同盟會會員」的關係，「國民黨元老」，「孫中山舊部」……宣傳叫囂，儼然又在代表國民黨，佔有新民主政權的「三分之一」了。

至於蘇中解放區的縣級以上的官員，如季頌（曾任行署貿易局長，江淮銀行蘇中分行行長，第三專署財政經濟處長，魯皖邊區第一專署民政處長），盛仁東（曾任蘇北區參會秘書長，蘇中第三專署秘書長，後中共派至靖江縣偽警察局任科長），葉青朝（曾任蘇中行政委員會委員，如皋縣長

蘇中行政委員會副主任，現任中共蘇皖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的朱履先了，這也是中共作爲標榜的中心人物。朱原爲同盟會會員，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滿復國運動，曾任師長，講武堂堂長等職。據說以後便投入了袁世凱的懷抱，擔任總統府的顧問官等。總之，在他的這二十年來，

蘇中行政委員會副議長，現任中共蘇皖邊區臨時參議會副議長的朱履先了，這也是中共作爲標榜的中心人物。朱原爲同盟會會員，參加過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反滿復國運動，曾任師長，講武堂堂長等職。據說以後便投入了袁世凱的懷抱，擔任總統府的顧問官等。總之，在他的這二十年來，

縣長)等等,或本為中共的黨員,或早由他黨轉為中共的黨員,但無不在代表着中國的各黨各派,扮演着佔有「三分之一」的把戲。至於在中共解放區較為顯要的人物,如山西的韓範亭,山東的郭維城等,直到今天,怕還在興高彩烈的上演着這把戲呢。

第二,是中共時常公佈的行政人員黨派比例把戲了,有時自己且少於應得的「三分之一」。自然,這又是當為大吹大擂的精美節目,到處演了。

但是,我們要請問中共的:

你們既然從來不公佈黨員的名單——這當然使你們自己的規矩,外人自無可異議——誰能相信你們祇佔「三分之一」呢?黃逸峯季方之流的「他黨代表」,是不是佔了很大的數字呢?

十個甚至百個的文書,繕寫,收發,庶務;三之數的小職員,能够抵得上一個高級的行政長官,在政議中所起的作用嗎?假如你們「否定」的話,那個,整個解放區里,有幾個甚至一個非黨員的行政長官呢?從最高的行署主任,到最低的小職員,含糊的籠統的來一個大統計,變成「三三三」比例的圖表(有時自己且少於應得的「三三三」),公諸於世,這不有話不成話嗎?

而且,「鄉區基層政權,絕對由黨掌握,幹部由黨員充任」,「為了進一步的加強黨的控制,鄉必須設政治指導員,區以上必須設政治委員,由該地黨委的書記兼任」……這個地面無機空中飄蕩的「民主三三制」,究竟能够起着多大的作用呢?

在中共自以為這是值得宣揚誇張的寶貴材料

了,其實,這一幕較之前一幕,還要愚笨得多,可笑得很,因為前一幕還可以「欺人」於一時,而這一幕祇要人們稍加注視,「西洋景」就完全拆穿了,所餘下的怕祇有這「自欺」的一點點了。

第三,張三是代表無產階級,李四是代表小資產階級,而趙五是代表着中資產階級(根據一九四二年中共修正之後的說法),是誰來確定呢?問代表們自己嗎?在外國到有保守黨,小地主黨等等的名目,在中國的解放區里,很少有這個黨伯來代表非無產階級的階級——當然季方黃逸峯式的代表第三黨和國民黨是要除外的。而且,中共是唯一的「代表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利益」的政黨,除掉神經病患者,又誰敢來爭奪這個寶座呢?問人民自己嗎?他們並沒有獲得舉手或寫票的資格,何況已由「無產階級及其先鋒隊和司令部——中國共產黨,實際,全部,澈底的控制了這個政權」(林伯渠:政議工作報告)——代表他們行使一切了。「即是黨恩浩蕩」,來一個無,小,中三個階級的普選吧,連「中國的高爾基」——魯迅先生總說過:「在列南的治下,誰還敢說共產主義不好」?(文意如此)。

假如真有所謂「上帝」的話,這個難題或可迎刃而解的,自然,問題終久是被解決了,不過有點差異的,是中共蘇中區黨委書記粟裕陳不顯二公,做了「蘇中解放區的上帝」吧了。

現在我們姑作如此說:粟裕陳不顯及大小的政委們,是一輩公平正直的「上帝」,也就是說:蘇中解放區的新民主政權,是無,小,中三個階級的聯合政權了。但問題的關鍵,到不在斤斤

計算這個政權中的組織成員的數字的比例,而在這個政議所運奉的綱領和所施行的政策。

基層政權的新鄉制

我國古語說,縣長是「親民之官」,

其實這是不確當的說法,因為以中國的縣境之廣闊,治民之衆多,再加上交通不便,民智不開,人民和縣長之間,根本上上了一条又深又長的鴻溝,而且,翻開中國政治史,自古迄今,還沒有一位偉大的政治家,在這條鴻溝上,架起一座好走的橋樑。

真正的「親民之官」,怕要臨到人們不大注意的鄉長,或者有些地方叫做聯保主任的人物。一條好的或者壞的法律,一個對的或者錯的政策,一樁利民的或者害民的事情,往往要到鄉長的手裏,才能見其功罪。鄉長好比大廈下面的一塊基石,機器內部的螺釘,小雞小犬。但在政權中間,到是佔着頗為重要的地位的。

中共在蘇中解放區,雖然建造起龐大的政權機構,但如果基層組織,特別是鄉級政權,沒有絕對操之於自己的手裏,還是有頭無尾,有枝無根,掉在半空中隨風飄蕩,距離堅實鞏固的目標,還有着遙遠的路程。(待續)

再生

發行所:上海福州路三八四弄
九號三樓再生社
印刷者:均益聯合印刷公司
上海崑崙路六四號
電話 九三四五七